

鄭良樹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韓非子著述及思想

中國哲學叢刊



B220.1-
20/04
韓非著述及思想

鄭良樹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韓非之著述及思想／鄭良樹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2

面； 公分．--(中國哲學叢刊；35)

ISBN 957-15-0538-2 (精裝)．--ISBN 957-15-0539-0 (平裝)

1. (周) 韓非-學識-哲學

121.67

82004977

韓非之著述及思想 (全一冊)

著 作 者：鄭 良 樹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 行 人：丁 文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3634156

FAX：(02) 3636334

印 刷 所：常新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板橋市翠華街8巷13號

電 話：9524219・9531688

香 港 總 經 銷：藝 文 圖 書 公 司

地址：九龍偉業街99號連順大廈五字樓及七字樓 電話：7959595

定價 精裝新台幣五三〇元
平裝新台幣四七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初 版

1212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15-0538-2 (精裝)

ISBN 957-15-0539-0 (平裝)

周 序

韓非本「爲韓」及其思想特質

鄭良樹教授對先秦及漢代古籍的考訂，和學術思想的探索，早有許多貢獻。他的《淮南子校理》、《老子論集》、《孫子校補》、《竹簡帛書論文集》、《戰國策研究》、和《商鞅及其學派》等書，都大有補益于對戰國和秦漢文史哲學思想的研究；還有他的《續僞書通考》三大冊，與張心激的原編同爲使用中國典籍的必要參考書，嘉惠士林，良非淺鮮。近復探究韓非的著作與思想，書成囑爲作序。我早年讀《韓非子》，頗有許多感想，現借此機會，略著數言。

首先我想指出，良樹研究先秦諸子，採取考證古籍和分析思想雙重並進的方法，可說是十分明智的抉擇。過去許多在這方面的研究者，往往只偏重其一，而疏忽了另一面，以致所疏忽者常使其所偏重者亦不能精審。當然，要想兩者兼顧就不容易，這既需要嚴密精細的訓練和態度，又需要淵博通達的學識。二者缺一不可，所以非常難能，也就十分可貴。依我看來，如果一人不能二者得兼，考證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否則沙上築室，雖然樓閣壯觀，也轉眼就要倒塌。良樹在校勘考證方面訓練有素，再加上宏觀的審察和精密的分析，成就當然會不可限量了。

作爲思想家的韓非，大家都知道他是歷史上的悲劇人物。我總覺得，他的悲劇不僅在於他被自己在荀子門下的同學，也算得是同事的李斯猜忌，慫恿秦始皇「以過法誅之」或促其自殺；他的更大悲劇是他死後，人們往往還以爲，他以韓國公子的身份，竟然說秦滅韓，出賣自己的祖國。可是事實上呢，歷史不但從未記載韓非游說過秦國去

攻取韓國；相反的，却記載有他企圖削弱秦國以救韓。《史記》〈秦始皇本紀〉明明說過：始皇十年（韓王安二年，公元前二三七）「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此所謂「下韓」，義當為謀征韓使降服，韓王安見事危急，便改變以前不用韓非的態度，與他來共謀削弱秦國。據〈韓世家〉說：始皇十三年（公元前二三四），即韓「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這裡說的韓非使秦，是秦攻韓而韓已危急之時，明明是韓王派（「使」）他去秦國，以謀救韓國的急難，並非韓非自去做說客，以求官位。這兒說他「使秦」，原不必在秦開始攻韓的同年，所以〈秦始皇本紀〉接下去說：十四年（韓王安六年，公元前二三三）「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韓非傳〉也明說：「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皇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這些都可證明，韓非到秦國去並不是為了遊說秦皇以求實行自己的學說，換句話說，並不是想要以求自用，而是韓王當事急之時，想利用秦始皇欣賞韓非的著作這一事實，派他去表面逢迎，實際上圖削弱秦國，或至少使秦不攻韓。這從《韓非子》裡〈存韓〉篇慫恿秦始皇不要攻韓，也可看到。這裡不妨更指出：上文所引的「使斯下韓，」「王安五年，秦攻韓，」以及「秦因急攻韓，」並不是說秦國已經派兵攻打韓國，而只是「急謀」攻韓。〈秦始皇本紀〉凡記載實際攻伐的，都要指出派某某將兵攻某地，而這兒却没有；而且〈存韓〉篇裡明說：「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可見

韓非入秦之初上此書于始皇時，秦國還未實際攻伐韓國，實際攻韓應該是韓非下獄或死後的事。這些史實都可說明韓非並未要秦攻韓。

其次，許多人認為韓非曾說秦攻韓，是因為現存《韓非子》書中第一篇〈初見秦〉明明在慫恿秦國「亡韓」。本來，過去許多學者早已知道：《戰國策》秦策〈張儀說秦王〉書基本上與〈初見秦〉篇相同，因此對其究為誰所作，原已議論紛紜。我以為篇中說：趙國「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明明是指的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〇）秦遣白起破趙將武安君趙括軍於長平，殺趙卒四十五萬這件事。（見《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五十五年下）當時秦國本可乘勝亡趙、韓，併魏而稱霸，但不此之圖，反而與趙議和。三年之後，即秦昭王五十年（前二五七），秦再攻趙邯鄲時，因楚、韓援救而敗退。〈初見秦〉篇的作者認為這是大失策，所以接下去說：「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篇末更說：「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這裡所說的史事都屬於秦昭王時，上書的對象也是秦昭王，至為顯然。昭王乃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可見〈初見秦〉篇決不是寫給秦始皇的，因此也就決不是韓非所著，本無疑義。前人如陳啓天等已論證過，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第一五六條中也有周到的分析。不料陳奇猷後出的《韓非子集釋》却仍主為韓非所著說，他的理由雖然有五，但其實都不足以證明他所得的結論「此篇當出於韓非。」其中看來很巧辯但實則最不合情理而又厚誣古人的，是他說〈初見秦〉

本不是第一篇，而是作於〈存韓〉篇之後。韓非初使秦時上書請存韓，等到李斯控告他「終爲韓不爲秦」，被下獄之時，便欲面見秦王爲自己辯白，即篇末所云：「願望見大王」，所以一反自己前說，力陳秦應亡韓。這個設想怎麼可能呢？假如這樣，他也必須先在篇前解釋自己起初主張「存韓」之故，或承認那一主張的錯誤；怎好不顧「存韓」前說，突又倡議「亡韓」，出爾反爾，難道要把秦始皇當成小孩或白痴看待麼？我特地提到這個問題，實因這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幾十年來，却還有不少人來爭論，而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還不失爲比較詳悉而常爲多數人參考的書，所以不能不辨白。另一方面，也爲了借此標出良樹的一個特殊貢獻，就是他爲此問題特著有〈論韓非子初見秦篇出自戰國策〉一文，並在《戰國策研究》一書裡，仔細比勘了《戰國策》和《韓非子》中這兩篇的文字，發現〈初見秦〉篇實係從《戰國策》那篇或其原始本抄錄出來的，因此可證明「韓非手著」之說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復存在了。這也可說明我在前面所提到過的，校勘考證實是研究歷史和思想的基本功夫。良樹在這方面特別注重，所以成績也就很突出。

近數十年來，中外學者對韓非在哲學思想和文學各方面的貢獻，發掘得很多，例如：他對個人與羣衆心理的深刻了解，對統治術的設計周到，兼顧法、術、權、勢；善於運用實際邏輯推理和辯論，注重矛盾、因果律、和三段論法；認識語言的特出功能與溝通的困境，及其與政治的關係；以至於寓言、故事、甚或小說，對社會、政治、倫理、和思想陳述的特別功效，都有不凡的認識和表現。早期法家著作，如《管子》，固然早已顯示其與道家和名家的密切關係，但韓非更闡釋《老子》，析論刑（形）名，給法家更多的哲理基礎。他把政治和道德倫理分開，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確可以與一千七、八百年後

西洋的馬克維利 (Machiavelli) 和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相比擬，足以稱為建立近代政治學的先行者。

真正說來，政治學所處理的問題，應該是權力的分配、行使、和馴服，韓非在這方面多所注意，常有特出見解，貢獻頗多，也有很大的限度。他像古代希臘思想家一般，了解語言即權力。他把「無為而無不為」的理想君主建立在嚴峻的賞罰刑法制度和權術運用之上，固然避免了君主事必躬親，積極為惡的流弊，却鞏固了絕對王權。當代美國一位重要思想史家帕考克 (J.G.A. Pocock) 在他所著《政治、語言、與時間》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1971, 1989) 一書裡更說：韓非的學說在這方面遠遠超越了馬克維利。韓非思想體系中的官吏和人民在法律面前可說相當平等，取消了特權階級；可是君主還是法律之源，也在法律之上，而整個制度的目的還是在如何充分維持與運用君主及官吏的權力。所以雖然一切要以法為歸，却與現代的「法治」在根本上有不同之處。以前英國的翻譯家魏理 (Arthur Waley) 認為「法家」一詞，不宜譯作 Legalist，而應譯作 Realist，轉譯作中文就是「現實主義者」，或者可作「實家」罷。可是我以為這也不太適當，先秦的楊朱、子華子等人，甚至於墨家，也未嘗不可說是「現實主義者」。所以我嘗以為，不如把法家直稱做 Powerist 或「權家」，當然這不是指「權利」 (Rights)，而是指「權力」 (Power)，就是說「權力主義者」。

韓非處在戰國末期的韓國，國小而貧弱，佔地只有今天的河南省西面一部分，當秦、楚、齊、趙、魏之衝，危機四伏。韓非的書篇，其實多是為韓國設想的救亡之策。在當時那種緊急局勢下，不能不算是一種比較合理的學說。我們不能希望他像我們現在一樣，主張把王權交給人民；事實上，儒、墨之道在那種危國裡也現得不切實際。三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英文論文裡曾討論到：如果要中國發展出真正的民主，首先就須建立起多數決的觀念，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這種觀念却並不發達。《尚書》〈洪範〉中「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的原則只見用於占卜。《論語》〈子罕〉篇裡孔子雖然說過「吾從衆」的話，但有時又寧可「違衆」。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至於「天視自我民視」這種說法，也只是攏統說人民。前於韓非者，似乎只有《尹文子》注意到「衆」和「寡」的問題，而明白主張：「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可是也說得很簡略。韓非固然也不曾明確地主張多數決，但他可能是最警覺到這一觀念的人，例如他在〈內儲說上〉開頭討論君主的「七術」時，第一條就是「衆端參觀」，接下去又說：「一聽則智愚不分」，反對「舉國盡化爲一」，解釋古語「莫三人而迷」說那是因爲「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這就是說：凡舉一事，不與三人謀則必有迷失；若三人又變成了一言堂，仍是無益。他又用張儀和惠子爭議的故事來說明「一國盡以爲可」之不當。更在〈外儲說左下〉裡說：「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這看起來好像桓公是想要知道贊成者和反對者各有多少人或是誰，可是結果又不是求取多數決，桓公只聽了一人之言就自己作出了決定。不過這幾個故事的確都已透露出，韓非已意識到多數和少數的問題，算是非常難得了。

《韓非子》書中像上引這些可發人深思的設想還十分之多。鄭良樹教授的研究當可幫助大家對韓非思想得出更深刻的了解，也會幫助我們建立更完備的中國古代思想史，所以我很高興來寫這篇序言。

周策縱 一九九二年夏日于美國阿地生威斯康辛大學

自 序

研究先秦諸子大致上有兩條路線，一條從哲學系出發，研究書中的哲學體系、思想結構，甚至與西方哲學相互比較；一條從中文系出發，研究書中的訓詁、校勘、辨僞、文學、文物制度及語言，包括書的版本、流傳等等。嚴格來說，後者大部分的研究只應被當作一種手段，目的是要達到更圓滿、更準確的前者，藉以豐富我們的經驗，以便應付及克服現時世界的種種問題。

我們堅信古人的生活經驗有些是「歷久而彌新」的，有些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所以，才投下那麼多的物力和精力，孜孜不倦地去研究和挖掘，藉以更圓滿、更準確地瞭解、認識古人。如果只是爲了瞭解過去的「歷史」，知道過去發生了甚麼事情，出現過甚麼哲人及思想；如果只是爲了保存這些古籍的完整，恢復它們的本來面貌，並且瞭解它們的本來實情；那麼，我們恐怕就不必如此「窮年皓首」了。因此，研究先秦諸子最理想的目標應該是通過中文系的路子，更圓滿地、更準確地掌握他們的材料，然後，從這些材料再去探討及發掘其主張、思想及哲理，作爲現時生活的明鑑和指引。

筆者雖出身中文系，耽溺於校勘、辨僞及考據等學問，不過，許久以來即含懷着上述的想法，並且盼望自己能實踐這個理想。八十年代中期研究《商君書》，即結合辨僞學及思想探討於一爐，通過《商君書》的考訂，研究商鞅及其學派的思想發展，成《商鞅及其學派》一書。其後，再次採用此方法，研究《韓非子》，希望清理出韓非思想發展的整條路線，成爲「一家之言」。

通過這次的研究，筆者發現：

(一)韓非固然是法家的一員「大將」，不過，有小部分的作品含有儒家的思想；這些作品及其思想，都被研究者全部「放棄」了，因為它們不符合韓非的「法家身份」。通過古籍辨僞學的考訂，我們發現這些作品應該是他早年在荀門下完成的，而且，正是他受荀卿影響遺留下來最佳的烙印。因此，當我們在描述韓非早期政治主張時，就有機會將這一部分「補充」進去，使讀者對韓非的思想有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認識和瞭解。

(二)對於韓非的思想，學者們大部分都將五十五篇作品橫在眼前，歸納演繹，分析綜合，當作韓非「一時一地」的思想。通過各篇章作成時代的考訂，我們推測出韓非整個著述歷程大約可以分為早、中及晚三個時期；我們再從個別時期的作品的內容來考察，發現每個時期的思想不但有其不同的特色，早期是廣拓，中期深掘，晚期歸要；而且其發展的線路及關連的脈絡，幾乎前後可尋，彼此呼應，儼然是一個「立體的架構」。

(三)韓非文學情采，頗為文人學士所樂道；《難》是難體文學的淵源，《儲說》是連珠體的始祖，《說林》是雜說體的元根，對後世文學影響至大。通過古籍作成時代及篇章的組織的研究，我們瞭解了這些作品與他的學習環境及態度的關係，也瞭解一些作品與他成長的遭遇及心境的关系，因此，有些文學作品寫作時間很長，有些文學作品代表他少年「憤世」之情，有些作品的主題他「老調重彈」一再改寫，藉以發洩晚期「鬱結」的心情。將韓非不同時期的心境和他的文學作品結合起來觀察，似乎更能看出韓非「文學血液」的「流淌」情況。

(四)《韓非子》五十五篇的編纂者當然不是韓非本人，因此，這一

大批資料在他被害之後，如何由分批到集中，由零散到滙合，實在是個既繁重又「模糊」的過程。《四庫提要》說：「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所言很有道理；但是，他的學生如何「收拾編次」？「在韓在秦之作」，如何「收錄」「成一帙」？我們依然模糊不清。通過古籍作成時代的考訂，我們瞭解了一些篇章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瞭解一些篇章的寫作過程及內部結構，更瞭解一些篇章的分割、組合、竄亂的情形，然後，五十五篇的「收拾編次」過程才略有眉目，而韓非的著述歷程及其書的編纂過程，才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五)韓非的人格經常受到質疑，最重要的原因是對韓非思想的心路歷程無法掌握，再加上一些作品真偽的問題無法解決，所以，才使他經常遭受到誤解和非議。通過古籍真偽的考釋，我們不但澄清了一些作品的真真偽偽，也由於作品的「斷代」的考訂，使我們加強了對他的瞭解——韓非是一名純情真摯的愛國主義者，縱使一輩子不受韓王的信賴和錄用，他依舊忠心耿耿於自己的祖國，不像一些知識份子到處周遊列國，「兜售」自己的主張。韓國面臨滅亡的危機時，韓王派他出使秦國，明知此事之艱難及成功之渺茫，他仍然立刻前往，而且不惜採用一些偏激的手段，希望達成任務，終於激怒秦始皇及李斯、姚賈等人，被害死獄中。韓非的真面貌，至此才有更全面、更正確的認識。

王根林先生在拙作《商鞅及其學派》的書評裏，曾經說：「事實證明，用這個觀點來分析，許多前人聚訟不休、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渙然冰釋。……改進治學方法，可以促使學術研究出現新的突破，這是本書給我們的有益的啓示。」（見本書《後記》）筆者撰述本書，也以「立體式」的研究方式爲基礎，將中文系的古籍辨偽學和哲學系

的思想研究結合在一起，庶幾乎開闢一條新途徑，以更深一層的方式來研究先秦諸子。書中若有未妥善之處，尚祈海內外學人不吝指正。

一九九一年三月自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下列各書經常徵引，茲詳列其出版社及出版日期；書中出現時，不另說明。

胡適之先生：《中國古代哲學史》，一九六八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再版，在《國學基本叢書》內。

錢賓四先生：《先秦諸子繫年》，一九五六年香港大學出版社。

梁啟雄先生：《韓子淺解》，一九八二年北京中華書局。

潘重規先生：《韓非著述考》（論文），發表於《香港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內，一九六六年。

容肇祖：《韓非子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三，一九七二年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再版。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一九六三年臺北世界書局翻印本。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一九七二年臺北商務印書館重版。

邵增華：《韓非子今註今譯》，一九八六年臺北商務印書館三版。

周勳初：《韓非子札記》，一九八〇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鄭良樹：《商鞅及其學派》，一九八七年臺北學生書局。

韓非之著述及思想

目 錄

周	序		I
自	序		VI
前	編		1
第一章 緒 論			3
第二章 分 論			11
第一節	初見秦		11
第二節	難言		16
第三節	愛臣		22
第四節	主道・揚權		26
第五節	有度		37
第六節	二柄		65
第七節	八姦		81
第八節	十過		85
第九節	孤憤		108
第十節	和氏		118

第十一節	姦劫弑臣	129
第十二節	亡徵	141
第十三節	三守・詭使	152
第十四節	六反・八說	162
第十五節	八經	168
第十六節	人主	178
第十七節	備內・南面・飾邪	183
第十八節	解老・喻老	196
第十九節	說林	244
第二十節	觀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體	262
第二十一節	儲說	277
第二十二節	難	324
第二十三節	難勢・問辯・問田・定法・說疑	350
第二十四節	忠孝・心度・制分	360

第三章 結 論 366

後 編 371

第一章 緒 論 373

第二章 分 論 375

第一節 韓非著述及其思想的第一期 375

一、專志勤學 375

二、繽紛的少年色彩·····	378
(一) 儒家的薰陶漬染·····	378
1. 對孔子的讚賞·····	378
2. 對儒家人物的肯定·····	379
3. 對古聖賢的崇敬·····	380
4. 對詩、書的尊重·····	380
(二) 對《老子》的嚮往·····	381
(三) 超群出衆的才情·····	382
1. 結構嚴謹·組織周備·····	383
2. 說理綿密·詞藻典麗·····	385
3. 博采舊聞·····	388
4. 憤世情懷·····	389
三、討論課題——廣拓·····	391
(一) 君臣——含有儒家影子的理論·····	392
1. 為君之道·····	392
2. 為臣之道·····	398
3. 君臣關係·····	401
(二) 治國——尚未面目全現的系統·····	406
1. 御宮闈·····	407
2. 御大臣·····	408
3. 御百姓·····	414
(三) 傳統文化——溫情的否定·····	419
1. 道德·····	420
2. 歷史·····	423
(四) 現實社會——激情的批判·····	426

1. 人性	426
2. 社會	434
3. 國家	437
第二節 韓非著述及其思想的第二期	442
一、博聞善說	442
二、悲愴的情懷	453
三、討論課題——深掘	461
(一) 歷史——演動的歷史觀	461
(二) 治國——密不透風的治國手段	472
1. 法	472
a. 權威性	476
b. 普遍性	477
c. 客觀性	480
2. 術	482
a. 衆聽	484
b. 查核	485
c. 行密	488
d. 用詐	488
e. 防微	490
3. 勢	492
a. 先天的處勢	492
b. 後天的造勢	494
c. 積極的用勢	496
(三) 社會——演進的社會觀	499
1. 現時社會情況	500